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俏姑娘·并蒂莲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俏姑娘·并蒂莲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俏姑娘·并蒂莲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980 - 7

I. ①俏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言情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8300 号

点校: 袁元 清寒树
责任编辑: 牟国煜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8 字数: 231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3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俏 姑 娘

第一回	代子祈祷叮咛劝信教	3
第二回	为君辛劳病榻话缠绵	20
第三回	莺妒燕恨情深酸若醋	42
第四回	狼心狗肺巧语甜如蜜	62
第五回	俏姑娘有心夺爱	82
第六回	痴妮子无意窥秘	101
第七回	大丈夫何患无妻	119

并 蒂 莲

第一回	纨绔儿百般引诱	141
第二回	情切切月夜订鸳盟	160
第三回	意绵绵酒楼醉别离	176
第四回	返故乡学府逢旧雨	193

第五回	桃花宫伴舞险失身	213
第六回	半规残月魂归离恨天	230
第七回	日暖花香书成合欢草	254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65

俏 姑 娘

第一回

代子祈祷叮咛劝信教

特等十五号病房里进来了一个病人，年纪是怪轻的，约莫二十左右的光景。长长的头发，苍白的脸，嘴唇淡得一些血色也没有。医生说他是肺病的第二期，要待明天照了爱克司光后，再动手术注射。他伴送来的一个是年约五十三四岁的已秃了头顶的老者，一个是同样年龄的妇人，还有一个是十七八岁的姑娘，看来仿佛是病人的父母和妹子，因为那姑娘问医师的时候，总是喊着我哥哥两字的。病人似乎还带有些热度，他显出很痛苦的样子。这神情给站在旁边那个身穿白色制服的看护小姐瞧着，心头也会激起了一阵同情的悲哀，暗自想道：这么轻的年纪，如何会患起这种危险的病来？那不是叫人可惜？她情不自禁地暗暗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他的妹子是个活泼聪敏的姑娘，当他们临走的时候，她握了那个看护的手，很亲热地说道：

“秦小姐，我哥哥病中一切的饮食，请你特别地关心一些，我们实在是非常感激你的。”

秦小姐点了点头，脸微微地一红，很认真地说道：

“惠小姐，你放心，这儿十五号病房是归我一个人管理的，服侍病人，那是我们的责任，你不用叮嘱的。”

他母亲惠老太也走上來，瞧她眼角旁好像还展现了一些泪水，向看护很忧愁似的说道：

“秦小姐，你瞧我这孩子的病要紧吗？假使我孩子给你服侍好了，我们真不知该怎样来感激你才好！”

秦小姐听她这几句话，心里感到好笑，觉得年老的人，究竟是未免有些背了。不过人家爱子心切，至少是急糊涂了，遂向她安慰道：

“你刚才不是听医师告诉大概不要紧吗？你们安心地回去，明天照了爱克司光后，一定可以给你们有个确实消息的。”

惠老夫妇和女儿连声地叮咛了一会儿，这才依恋不舍似的回家去了。

下午医师给他照过爱克司光，知道右肺已有些溃烂，不过医治得迅速，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希望的。所以给他注射了两针，又配了一瓶药水，吩咐秦小姐按时给他吞服。当晚病人的热度是没有退，秦小姐用热度表塞在他嘴里拿出来瞧的时候，她那两条翠眉不禁微微地蹙起来，很显明地比早晨进院的时候更增一度了。秦小姐心头有些难受，拿铅笔到病人表上去划热度高低线的当儿，她又低低地叹了一口气。

病人表上是写了三个英文名字，很清楚的惠明德的字样。秦小姐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对他要这样地同情？虽然把铅笔是画到一百零二度上去，但她的视线是接触在九十八度点六上，她默默地祈祷着，希望明天早晨，他的热度立刻回复到这个度数上来。她正在暗自祈祷的时候，忽听后面有人低声唤道：

“菊卿姊，他……患的是什么病症呀？”

秦菊卿回眸来瞧，见是来接自己做夜班的苏曼萍。曼萍是个才十六岁的姑娘，处处地方不免带有些孩子的成分，和秦菊卿十分地要好。她听曼萍这样问，遂向她摇了摇手，用食指放在嘴上嘘了一声，这是关照她别高声地嚷的意思，一面悄悄地走到她的身旁，低声地告诉道：

“是患肺病的，可怜是个很年轻的人哩！”

苏曼萍很惊讶地道：

“患肺病的？会不会传染人的？”

说着，把明眸又向床上望了一眼。秦菊卿笑道：

“只要你不和他去亲嘴，怎么就会传染了？”

苏曼萍两颊涨得红红的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伸手打了她一下肩胛，两人都忍不住笑起来。这时床上的惠明德也不知什么地方不舒服，他是低低地呻吟着。秦菊卿微蹙了眉尖，凝眸望着他苍白的脸，却是愣住了一会子。苏曼萍见她制服也不脱，遂笑道：

“菊卿，你今夜不想回去了？”

说着，很神秘地逗给他一个媚笑。菊卿道：

“我想着此刻该又是给他服药水的时候了，我且给他服了这次药水，我就走了。”

她说时，身子已挨近到床边，把桌上那瓶药水摇和了一会儿，然后用羹匙倒了两匙，放在玻璃杯内，俯下身子，向他柔和地道：

“惠先生，你喝药水了。”

明德两眼望着她粉脸发怔，忽然拉住她的手臂，叫道：

“妈，妈，我难受得厉害……”

曼萍换了白制服，站在菊卿的身后，听他喊菊卿妈妈，这就扑哧的一声笑起来了。菊卿当然是很难为情，同时也很凄婉，因为她明白病人的热势不轻，所以他会错认了人，心里是非常地感动，遂只好安慰他道：

“你喝了药水，就不会难受了。”

明德点了点头，他喝了一口，又向菊卿呆住了一会儿，忽然又叫道：

“你不是我的妈，你是我的妹妹。妹妹！”

菊卿被他这么地一喊，真个是羞得两颊绯红，觉得答应他又不是，不答应他也不是，这就呆呆地向着他愣住了。谁知明德见她不作声，便很伤心似的说道：

“妹妹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莫非因我的病沉重了，所以你心中就讨厌我了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把菊卿手更握得紧一些，竟扑簌簌地淌下眼泪来。菊卿听他这样说，她一颗芳心也不免悲哀了，羞涩已渐渐地消失，她用了极轻柔的口吻，说道：

“不，你放心，哥哥这病是不要紧的，你安静些，喝完了药水，还是好好地躺着吧。”

明德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我听从妹妹的话，不过妹妹应该可怜我哥哥这病生得凶险，你就在床边别离开我吧！”

菊卿虽然一颗芳心是跳跃得厉害，但脸部还是十分地镇静，说道：

“我一定伴在你的身旁，哥哥，你快把这半杯药水喝下去了吧。”

明德听了她这样温和的口吻，他仿佛是得到了无上的安慰，遂把药水喝完，他的头又倒向枕上去了。菊卿给他被盖盖好，在他旁边多站了一会儿，回眸去瞧曼萍，她却抿着嘴笑出声音来。菊卿连忙向她摇了摇手，约莫十分钟后，见明德似乎已入睡了，菊卿这才脱去了白制服。曼萍低声问她道：

“菊姊，他怎么喊你妹妹呀？难道他家里真的还有个妹妹吗？”

菊卿很正经地道：

“他来院的时候，原是他妹妹伴来的，所以他心里是只记着妹妹哩。萍妹，我走了，他的热度很盛，你服侍得小心一些。假使有急变的事情，你要赶快去报告唐医生的。”

曼萍点了点头，望着她很神秘地笑了一笑，说道：

“我知道的，你只管放心是了。”

菊卿这才轻步走出病房去，在跨出门槛的时候，她又回过头来，向床上望了一瞥，忍不住轻声叹了一口气。曼萍见她这个模样，遂悄悄地跟着走出，拉了她一下手，说道：

“菊姊，你忘记了这一句话了吧？我们做看护的，是不能太富于同情心的呀！假使你为每一个病人而难受，那么我试问你的一生，不是全陷入了悲哀的境地了吗？”

菊卿两颊透现了一些青春的色彩，点头说道：

“是的，我很明白，不过这位先生太年轻了，他竟患了这个绝症，我实在替社会痛，也替国家惜。萍妹，你别笑我，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。”

曼萍知道菊卿是个多情的人，所以她不敢取笑她，说道：

“也许他能死里逃生，我相信上帝是能救助有用的青年的。”

菊卿对于她这两句话，倒是十二分安慰，掀着酒窝儿，向她嫣然地一笑，这才和她匆匆地分手了。菊卿走出了医院的大门，一阵春天的风吹送到身上，照理她是该多么轻松和愉悦，不过她今天踏在归家的途上，心头也会感到了一些悲哀的滋味。坐上了街车，回到家里。秦老太坐在灯下干活针，见了女儿，便忙说道：

“菊卿，你回来了。”

菊卿在她身旁坐下了，说道：

“妈，你吃过了饭没有？夜里还干活，不是太辛苦了一些吗？”

秦老太叹了一口气，望了女儿一眼，说道：

“要吃饭，不干些活赚钱，又有什么办法？我瞧你学看护，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学成了赚钱呢。”

凭了母亲这两句话，菊卿心头是很明白的，她老人家对于我的学看护，她是绝对不赞成的。当然，在母亲的意思，很想我找些赚大钱的工作做做，然而生成一副高傲的脾气，情愿苦些，而不情愿牺牲色相去做那些骗人钱财的事干，那叫我怎么办好呢？唉！菊卿没有回答，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。她的身子已离了母亲，慢慢地坐到那张单人写字台的旁边，翻开了一本医理学的书籍，默默地瞧了一会儿。虽然她的两眼是凝望在书本上，然而她脑海里的思潮很复杂，一会儿想自己早年没了爸爸，母亲含辛茹苦地养我到了这么大，

可怜她是费了几许的心血，她想我长大了，使她老人家可以享些福，这也难怪她的。一会儿又想这位病人的生命不知会不会发生危险，他是个很年轻的人呀，高高的个子，清秀的脸庞，在她眼前又展现了。夜是静悄悄的，菊卿心头会感到寂寞的悲哀，她忍不住又深长地叹了一口气。秦老太见女儿忧郁寡欢的神情，遂放下手中的活针，望了她一眼，低低地说道：

“辛辛苦苦地在医院里已服务了一天，此刻回家了，也该休息一会儿才是，还瞧什么书呢？你的身子又是怪娇弱的，累出病来，叫我不是又担心吗？”

菊卿并不作答，她把纤手托着下颚，望着那盏绿纱罩的台灯，却是怔怔地发呆。秦老太到底是慈爱的，她站起身子，来拉菊卿的手，说道：

“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地只管不理睬我？难道妈刚才说了这两句话，你心里就生我的气了吗？”

菊卿被母亲感动得太厉害了，她情不自禁地扑向母亲怀里去，抱住母亲的脖子，凄凉地叫道：

“妈，我怎么敢生您老人家的气？我觉得妈确实是太苦了，我活了十八岁，没有能力可以给妈享些福，我实在感到惭愧！爸爸死得太早，我们母女俩的命也太苦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那泪水已涔涔下矣。秦老太听女儿这样说，在她那颗曾经沧桑的心头不免也激起了沉痛的悲哀，她抚着菊卿柔软的美发，只觉得有无限辛酸的滋味，她的老泪也如雨点儿一般地滚下来了，说道：

“孩子，你别那么地说，妈是害苦你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已是咽不成声。两人互相抱着淌了一会儿泪，秦老太扶着她到床边去躺下了。菊卿在医院时劳苦了终日，此刻真的也疲倦极了，所以躺到床上没有五分钟后，她真的已熟睡着了。秦老太听了女儿微微的鼻鼾之声，她心头的悲哀是像江潮般地澎湃着。

思前想后，她只觉得十二分的隐痛，泪眼模糊地望着壁上那张镜框里的小照，是个怪年轻英俊的少年，浅笑含颦，实在太美貌了。但是，为什么你这样地不寿呢？汉勋，你到底为了我，而与世长辞了。秦老太暗暗地自语了这两句话，她捧着脸，几乎已是哭出声音来了。但她又恐怕把女儿哭醒了，所以竭力抑制悲哀的发展，脱了衣服，很快地也躺进被里去了。

次早醒来，菊卿披衣起身。在梳洗的时候，偶然瞥见了爸爸的小照，她觉得爸爸的脸是挺俊美的，而且很像一个人，这人是谁呢？就是昨天进院的这个惠先生。于是她又想起爸爸为写作过劳而患肺病死了，她更想到了医院里这个年轻的惠先生，她感到了深深的悲哀，眼皮忍不住又润湿起来了。秦老太烧好了粥，给菊卿匆匆地吃过了。菊卿见时已六点三十分了，七点钟要去接班，所以她急急地披了一件维也纳的单大衣，坐车到医院里去了。到了医院里，第一个遇见的就是曼萍，菊卿拉住她的手，先急急地问道：

“萍妹，昨夜他的热度怎么样？”

曼萍听她只问了一个他字，遂秋波一转，故意向她取笑道：

“菊姊，他是谁呀？谁是他呀？”

菊卿被她这么地一问，两颊又红晕起来，笑道：

“你这妮子真不是个好东西！人家很正经地问问你，你偏喜欢缠七缠八地瞎闹。我问你惠先生昨夜的热度怎么样了，现在你难道还会不知道了吗？”

曼萍扬着眉毛，故意“哦”了一声，感叹地笑道：

“原来你问的是惠先生吗？那真是上帝保佑他的，因为他的热度已经没有了。菊姊，你听了不是很高兴吗？”

说着，又把秋波逗给她一个神秘的媚眼，却是抿着嘴哧哧地笑起来。菊卿一颗芳心真是又喜又羞，白了她一眼，也笑道：

“我们做看护的人，总希望进院的病人一个一个地都好起来，这在我们的心灵上不是十分地安慰吗？”

曼萍点头说道：

“菊姊这话真说得是，不过对于那位惠先生，你似乎特别地关心吧？”

菊卿不待她说完，把手向她一扬，做个要打的姿势，但曼萍一骨碌转身，早已哧哧地笑着逃开去了。菊卿这才悄悄地步进病房，披上了白色制服，回头向床上望去。只见惠明德躺在床栏旁，他向菊卿含笑点了一点头，轻声地叫道：

“秦小姐，你早。”

菊卿听他这样招呼自己，可见他已是很清楚的了，不过心里却十分地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姓秦的呢？一时也不好意思反问他，只得也含笑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惠先生，你早。”

既说出了口，她又很难为情，便借故溜到外面去了。明德昨天进院的时候，热势是很盛的，所以对于什么人都没有注意，今天见了菊卿，觉得她的艳丽，真仿佛是一朵出水的芙蓉，虽然仅仅只有那一瞥后的窥面，但在明德的脑海里就有个很好的印象了。这时曼萍又走进来，走到床边的桌旁，把那瓶药水在玻璃杯内倒了一格，向明德微笑道：

“惠先生，你喝了这药水，我走了。”

明德就在她手内喝完了药水，望着她粉脸，很感激地道：

“苏小姐，辛苦了你一夜，是该早些回家去休息了。”

曼萍嫣然地一笑，说道：

“这是我们的分内之事，惠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
正说时，菊卿也进来了。曼萍又道：

“菊姊，惠先生刚喝过药水，我走了。”

说着，向两人摇了摇手，她便匆匆地走出病房去。这里菊卿拿了热度表，含笑放进明德的口里。因为两人站着的位置是非常近，彼此的脸自然也瞧了一个够。菊卿到底被他瞧得羞涩起来，遂把俏

眼垂下，故意望到她手腕上的长方白金手表上去。约莫三分钟后，她才抬起粉脸，伸手把热度表从他嘴里取出，瞧了一瞧。明德先开口问道：

“秦小姐，是多少度？”

菊卿掀着浅浅的酒窝儿，一撩眼皮，很得意似的说道：

“九十八度六，是正常的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拿铅笔到病人表上去画线。明德也很高兴，他向菊卿微微地笑了一笑，说道：

“秦小姐，昨晚的事情，说起来很冒昧，这个要请你原谅我才好。”

菊卿把病人表挂好，回过身子，似乎对于他这两句话表示不明白的神气，低声地问道：

“惠先生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”

明德苍白的脸上也浮现了一圆圈微微的红晕，有些难为情的样子，说道：

“昨夜苏小姐告诉我，说我热势很盛的当儿，是曾经拉了秦小姐喊妈妈又喊妹妹，其实我自己一些也没有知道。”

菊卿听他这样说，方知我的姓也是曼萍告诉他的，想不到这妮子倒喜欢多事的，遂忙说道：

“惠先生，你别说这些话，一个人在病中的时候，他常常会想念他心头亲爱的人，所以你喊妈妈你喊妹妹，我都感到十二分的同情。”

明德听她这两句话，明眸呆呆地望着她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秦小姐，我很感激你，我觉得一个医院里，能够多有几个像你那么慈爱的看护小姐，病人一定会减少许多的痛苦。”

菊卿的两颊是浮现了玫瑰的色彩，她瞟了他一眼，赧赧然地一笑，便悄悄地又走到病房外面去了。下午一点敲过，菊卿服侍他喝了药水。在明德的意思，似乎很想和她谈谈，不料菊卿却嘱他静静

地躺着，不要多说话。明德没有办法，也只好闭眼养了一会子神。就在这个当儿，惠老夫妇和他们小姐都匆匆地来探望了。菊卿向他们摇了摇手，他们都理会得，脚步放得特别地轻。明德的妹子亚琴对菊卿悄悄地问道：

“秦小姐，哥哥昨夜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菊卿点头道：

“很好，今天的热度全退尽了，昨天唐医生给他照过爱克司光后，知道右肺稍许有些损害，不过调养得快速，当然有痊愈的希望。照相也已洗出，你们回头到唐医生那儿去瞧好了。”

亚琴很喜欢地和她握了一阵手，微笑道：

“秦小姐，我们很感谢你的。”

菊卿道：

“别客气，你们请坐一会儿吧。”

说着，便悄声地退出去了。这时惠老太和她丈夫惠文标早已步近到床边去，明德似乎有些觉得，回头一见了爸妈，便忙从床上坐起，叫道：

“爸，妈，你们多早晚来的呀？我的热度全退了，你们别担忧了。”

文标很肉疼似的去扶他身子，说道：

“你别小孩子气了，怎么可以坐起来呢？快给我躺着吧！”

亚琴也走上来，向他笑道：

“哥哥，你不要太兴奋了，躺下来睡了，回头要累乏的。”

明德拉了妹妹的手，抚摸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妹妹，昨天你们走后，我还以为你们仍旧在医院里，所以拉了秦小姐却只管喊妹妹。此刻想起来，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”

亚琴听了，扑地一笑，纤指在他颊上划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哥哥，你还说哩，不怕难为情吗？”

文标和惠老太听了，也都忍俊不止起来。明德红了两颊，一面